



红枫丛书

青/春/的/回/声

魏传朝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青春的回声

魏传朝·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的回声/魏传朝著,一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1
(红枫丛书/张虹主编)

ISBN 7-5059-3533-X

I. 青… II. 魏…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0461 号

书 名	红枫丛书(共 8 册)
作 者	魏传朝等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金玉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陕西安康东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700 千字 本册 203 千字
印 张	73 本册 8 印张
插 页	18 页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59-3533-X/I·2699
全套定价	148.00 元
本册定价	18.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作者近照

光荣与梦想

——序魏传朝长篇小说《青春的回声》

张虹

当我提笔为我先生的长篇小说《青春的回声》写序的时候，心里涌动着说不清滋味的种种感触。自1996年《青春的回声》在我主编的《安康文学》杂志上连载以来，社会各个方面的强烈反响大大超出我的意料。每遇同行文友，尤其是圈外的读者们，真诚地谈论起这部小说与他们生命体验的契合与撞击，以及由此而生的对作者的尊敬与崇拜，我就感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因为，我的先生终于以豪情昂扬的一支笔实现了他的光荣与梦想。这对于在生活中屡屡失意的他来说，意义太重大了。这不仅是个个人人生价值的体现，更是一个男人生命座标的定位。

这使人想起海明威在《老人与海》里所热烈歌吟的主题：人是打不败的。你可以消灭他。但你就是打不败他。

我的先生用意志证明了这格言。

我想，正是在苦难的生活里有了这种生命的痛感和不败的意识，他才能成就这样一部充满抗争意识的生命史诗般壮丽的书。

《青春的回声》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山乡少年在苦难中成长的生命史诗。在以“我”的生命流程为主线而编织的苍凉美丽的

故事里,作者生动地描绘了巴山深处的童坝以巫文化为特点的巴楚文化胶合的独特人文景观。童坝在作者的意识里具有永恒故乡的意义。在这片混合着巴楚文化的独特地域,民风淳朴民情醇厚,但也愚昧野蛮封建遗韵颇重。因此,人的生存异乎寻常地艰难。当历史演进到20世纪五十年代中叶,作品中的“我”降生了。“我”降生在一个多子女的普通农家,假如天生安分如童坝大多数山民一样,安于农耕,立命土地倒也罢了。“我”偏偏野性难驯,且对山外文明、对文化知识有种与生俱来的渴望。于是,一场个性与环境的冲突,人与命运的抗争和拼搏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作者透过“我”的生命流程,折射出童坝种种人文奇观。鬼节送河灯的神秘庄严,除夕之夜震天动地的铙子声,混合着松柏清香的缥缈渺渺的围窑儿,明明灭灭的坟园香烛,高山明崖上独家院的塘火和松明子;订亲的繁纹褥节,请客的陈规旧习新序,嫁女的隆重场面里交织的悲与喜、愁与苦;大舅织布机旁古老而遥远的近乎神话般温馨纯朴的劳动场景,乡怪九爷身上生发出的种种魔幻般的文化现象,山神一般强悍骁勇而又蛮横粗暴的父亲肩负生活大山步履维艰的每个日子,水仙般贤淑美丽而又胆小善良的母亲用勤劳和小心编织家编织日子的辛酸与欢乐,五彩纷呈的生活风俗画里,无一不生发着震耳发聩的生命原力和理想信念的卓绝光辉,使我们看到人性在苦难中怎样闪闪发光。我们会被平凡农家日子里那淡淡的温馨和朴素的亲情而深深地震憾;会为民间生活那永恒的辛酸而唏嘘不已;会不由自主地感叹:劳动和劳动者是多么伟大;我们会对大巴山及其繁衍生息其间生命产生由衷的敬畏之感。

最具深意的是,作者还透过“我”的生命流程,折射出了20世

纪六十年代中叶至七十年代末那独特的历史背景下，陕南山地人所遭遇的不同寻常的精神家园与物质家园双重失落的惨痛经历及其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当大山的衣裳——森林，在房前屋后渐渐隐去；当森林之灵——鹿群羚羊豺狼虎豹没了踪影；当山神庙、古老的坟园在爆炸声中夷为平地；当那明明灭灭的松明子不再闪亮；当所有神圣的东西不再神圣；山乡人的精神无所凭依，灵魂便开始痛苦地漂泊。

在这种特殊的时代气候下，“我”疯狂地想走出大山，寻找彼岸的精神家园。然而，在一个荒唐的时代，倾巢之下岂有完卵。“我”在军旅生活中体验到的是被忽略被排挤的人性压抑，更甚的是还经历了亲手杀死心爱军犬的心灵大创痛；“我”在著名的北方大学里，受的是“白卷光荣”的荒唐教育，遭遇的是被当作“白专”典型批判的大奇冤。“我”历尽磨难，在山外的世界里找回的依然是失败和梦的破灭。灵魂的漂泊永无止境，彼岸隔洋，永无抵达之日。作者透过“我”的生命流程告诉我们：重要的是，每个人必须以“西西弗斯”精神仰望着山顶的目标，义无反顾地推着石头上山。这就是《青春的回声》所展示给我们的独特意义。

作者通过这部作品，以悲天悯人的情怀，表达了对生他养他的故乡那不可救药的挚爱。大约就是这种博大的爱心和深重的故乡情结，使得作品神完气足，意韵生动。仿佛所有的文字都是从心底里、生命中爆发出来的，带着锐不可挡的穿透力和征服力。无技巧，无章法，却又处处暗藏玄机，处处流动着艺术的气韵。看起来似乎是坐在家门前悠悠诉说自己的故事，却处处调动读者跟着作品中“我”的生命流程去进入、去体验、去分享、去重建生活的理想。

海明威说,作家需要什么准备?——一个不幸的童年。

作者正是拥有了这种精神财富,初试牛刀,便能达到这种练达老道的程度。这是创作上的另一种启示:要达到对生活的底蕴洞幽烛微,小说家光靠技巧是不够的,重要的是生命体验中情感信息量的储备和冲击力,重要的是对生活、对人生的真诚关怀和热爱。

1979年,作者首写话剧《只盼雁南归》一举成功。九年后,其话剧《白氏家族》荣获省文化厅和中纪委奖励。之后搁笔,在从事了七年政府公文写作之后,重又操刀文学。所有的折腾,几乎都是为了“西西弗斯”神话里那种不朽的精神以及他自己的光荣与梦想。

唯愿读者走进《青春的回声》的时候,能与作者达到某种心灵的契合。我想,倘若读者通过作品能与作者签订心灵之约,这便是对作者的最高奖赏了。

一九九八年元旦于安康

目 录

序	(1)
松 明	(1)
桂花树下	(7)
赶 考	(18)
失 乐 园	(26)
我是一个兵	(38)
归去来兮	(67)
认 亲	(74)
神秘的宋氏家族	(84)
偷 屋 梁	(96)
借木造屋	(109)
大山告诉我	(129)
北方的云	(142)
送妹出嫁	(197)

山的祈祷	(209)
------------	-------

关于《青春的回声》的一封信	(249)
---------------------	-------

后 记	(251)
-----------	-------

松明

五岁那年的春天，我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船灯，晚上背着大人悄悄送到河里。这是送给我心爱的大黄牛霸王剑的。在昨天的评牛会上，霸王剑闯了祸，被狠心的大人们杀了。我伤心地哭了一整天，后来做了这只船灯。

我的船灯上插了四支松明，顺水流时象红灯笼似地通明透亮。我跟着船灯飞快地跑着。婆说，跟着船灯走会遇见逝去的先人。我决定跟着船灯走到底，不找到霸王剑决不回家。

我怀里抱了十几支松明，足够点上一整夜。松明都是一尺多长，几寸宽，燃起来火舌足有半尺高，棒体金黄发亮，炭头毕剥作响，散发出醉人的松香气息，比桐油灯气派多了。

童坝人点松明是我的发明。

十冬腊月，跟着上山砍柴的父亲和堂兄到遮天蔽日的松林里寻找松明。大雾弥漫，只听百鸟鸣啭，不见鸟影，只听泉水叮咚，不知泉水在何处流淌，已经高高挂在天上的太阳，被雾岚抹去耀眼金光，像白瓜在天上在雾中飞行。大雾终于抵不住阳光，纷纷逃进深壑峡谷，让太阳把光芒投进森林。这时候，我就像猴攀树一样伶俐地爬上树腰，骑在树枝上，寻找松节。我的注意力往往要被松鼠、黄鼠狼、啄木鸟、锦鸡、野鸡、黄雀们吸引，我专注地听它们叫唱，看它们

飞来舞去,以至不知道钻到丛林深处的父亲现在何处。每次上山,我都要象猴子攀树一样从这树跳到那树上,用刀剁下一节又一节松节,扎成捆,背回家,再用斧头劈成瓣,十瓣一扎,架在火炉顶上的烘筛里,经过三五天烘烤,黄亮黄亮的松明就成了。一年四季,三百六十多个夜晚,我用松明照明,开始父母亲不习惯,问我咋对这玩艺这般喜欢,我说我从木匠做活劈的木屑里发现了松骨、松节,精心挑选,精心修整,成杆成片成棒,就是松明。多少个夜晚,是我的松明照亮了灶房,照亮了睡房,照亮了黑暗的院坝。父亲在松明下打草鞋,母亲在松明下纳鞋底,婆在松明下绣花,我和弟妹在松明下狂着玩。小孩盼过年,年没到,我就用松明做灯笼,用松明给祖坟送亮。后来,这松明一传十传百,有一年春节,当我举着松明灯到院子里玩耍时,发现村里家家小孩子手上都举着松明,一齐拥向树荫占地一亩的皂角树下,有的爬树,有的围着树杆奔跑,我和十几个男孩爬上树顶,将松明插进啄木鸟留下的小洞里,尔后三跳两跳下地。从下往上看,皂角树成了火树银花。当一河两岸无数支松明同时燃烧时,童坝就好像仙界似的。

每年二月二,三月三,七月七,九月九还有我爷去世的日子,婆都要带我扎纸船,船上插松明,将船放进河心,燃着松明的纸船随水飘流。婆说,这是给先人送灯。扎纸船这活很不好做,婆先用四根木条绑成长方形的架子,架子上摆放金枪树条,树条上放块薄薄的木板,板的四角绑四根木棍,尔后糊白纸,接着给纸船里放块木板,再用烧红的火钳烫个小洞,用这个小洞插松明。纸船做好后,婆用她那绣花手给纸上画小鸟和蝴蝶,天黑前领着我和她的众孙们来到河边,走上石堤,来到几人合抱粗的麻柳树下,手把手地教我们放船灯。她说,这只大船是给太和太婆的,小点的船是给爷的,童家的先人生于水,逝于水,来自有水的地方,去之有水的地方。按照婆的吩咐,我和堂兄们挽起裤腿下到冰冷的河水里,将已经燃起松明的纸船放进水时,用手轻轻一推,婆说声“亲人们,儿孙给你们送灯来了”

的话之后，纸船便随水飘流，晃来晃去，左颠右摆，东倒西歪，前高后低，渐渐离开岸边浅水，飘移到河心一阵风吹来，纸船便顺风而下。这时，婆牵着孙子们的手，顺着河堤走，目送灯船远去。婆边走口里边喃喃呓语，只见口动，不见声音，泪花在她眼里滚动。我紧紧拉着婆的手，在风中，在河边，久久久久地伫立、眺望。在我的视线里，上河弯下河弯那弯曲的河面上，出现了上百支灯船，星星点点，飘摇扑闪，与天上的星星和一镰弯月交相辉映，似童话，似仙境，童坝人在这个特殊的夜晚与逝去的仙人共度这天上人间、人间水上的美妙时刻。

婆三十九岁守寡，拖着八个儿女困守妇道，用三从四德教育女儿，用忠孝节义教育儿子。五个儿子有两个死于民国拉壮丁的年代，三个女儿一个被狼吃掉，留下三儿两女。三个儿是我大叔三叔和我父亲，两个女儿是嫁给杀猪匠的大姑和嫁给奸狡蛮猾的教书先生的幺姑。儿女们个个成家立业，个个家业火旺，唯我父亲自成家起就家道贫寒、光景窘迫。父亲是婆的么儿，自然心疼，但她却没有家产分给。父亲和母亲结婚时临时用木板隔了半间房子，分给一只吊罐和两只土巴碗，加上母亲出嫁时带来的两件家俱，成了我们家的全部家当。婆心疼么儿，心有余而力不足，自然就把她的爱心投向我，给我讲古今，从大叔三叔家偷偷拿些锅巴、油馍和麻花，塞进她那斜襟衣服里，背着人给我吃。婆是我的保护伞，不论我惹下多大乱子，不论三妈怎样找茬，也不论舅母如何寻机发难，只要有婆说一声，没谁敢动我，即就是咆哮如狮的父亲，在婆面前，他都得乖乖地，一动也不敢动。昨天早晨我玩松明点燃了队里院场上的麦草垛，大火险些烧着了舅家的草房，父亲要把我吊起来打。这时候婆来了，婆说，我孙有错，可他才五岁，你们这么多大人在场干啥去了？婆将我拉过去，在我屁股上狠狠拧了几下。我哭了，婆说不许哭。我便牙咬嘴唇，随婆走去。婆说我们去看赛牛。我立即欢笑出声。公社今天举行耕牛评比会。我家的大黄牛霸王剑也参加比赛。我

跑到牛圈牵出它，跟婆和父亲到赛场上去。比赛分黄牛和水牛两组，黄牛干净漂亮，水牛又脏又难看。我把霸王剑牵到比牛场——河边的竹园里。几百头牛，好大场面。只见公社村上头头给一排排牛戴花攀红，唯独没有霸王剑的事。我不服。霸王剑膘肥体壮，因有一对短剑似的角和好斗而得名霸王剑。它毛色金黄发亮，力大无比，叫声震动河对岸的青石崖，干起活来犁田耙地碾场样样不挡手，尤其是犁烂泥田和坚硬如铁的黄板地，霸王剑一牛顶仨牛，打架斗角更是让其它的健牛望而生畏。它对童坝人的贡献，更是远近无人不知。每当坝河涨水时，它还是大小人儿渡河的“工具”。不把它评上好牛太不公平。我问父亲，为啥不给我们评。父亲说人家说咱家的霸王剑爱打架。我心里毛了，爱打架就爱打架，而今打个样子给你们看。于是在大家伙不注意时，用竹尖在霸王剑尾巴上狠狠扎了一下，只见它疼得哞地一声叫，扬蹄奔跑，众牛见它袭来，纷纷落荒而逃，其中两头壮牛猛然刹蹄，出着粗气，怒眼圆睁，掉头冲向霸王剑，于是，一场发生在河边竹园里的百牛大战开始了。它们撞倒了嫩竹，甩掉了头上的花和脖子上的红绸，头与头在撞击时撞掉了犄角壳，犄角骨鲜红鲜红，渗出了鲜血。转眼间，满地庄稼被践踏得惨不忍睹。河滩上溅起滚滚沙尘，众牛们在竹园里奔跑、嗥叫、争斗、你追我赶，满地花，满地绸，满地竹叶飞扬。几头壮牛瘫倒在地，有的被霸王剑追赶着下河，或跑进泥田和村庄，一场一年一次的评牛会在遍地狼烟中结束。事后公社村里追查责任，最后查到我头上，说我没把霸王剑拉好，说我经常骑着霸王剑跟别家的牛挑战。父亲见此，自然要我说个究竟，若不说，就把霸王剑杀了。说罢，父亲从牛圈棚里找出一把放血刀。见父亲真要杀牛，我害怕了，我承认了自己用竹尖扎霸王剑尾巴刺激它发怒的事。我说我这样做是不服气，要是他们把霸王剑评上好牛，给它披红戴花，我决不这样干。父亲怒道：霸王剑能不能评上好牛，不关咱的事，也不是咱能说了算的。好牛，今个犁田耕田，明个摔断了腰就剥皮吃肉，你以为当好牛

对它就好吗？晚上父亲不再容我说什么，要我脱裤子，打我。见婆在一旁，他不敢动手，说饶我不死，但要我和牛睡在一起。他拧着我的耳朵说，你不是跟它好吗？就跟它睡去。这天晚上，父亲把我关进牛棚，半夜，婆把我领回屋里，让我睡在她的三寸小脚下。第二天早晨，队里召开杀牛会。我听到这消息，从睡梦中惊醒，跳下来，提着裤子光着身子跑向队里麦场。只见这里正在杀牛，其中两头牛已经倒在血泊中，但它们还圆睁着眼睛，怒瞪着仍然站立在一旁的霸王剑。我见霸王剑在此，心乱如麻，急忙跑过去，抱住它的脖子，抚摸它的耳朵，给它搔痒，赶走它身上的牛虻和苍蝇。我迅速离开它来到小沟那边的玉米地里，连扮下八只刚刚黑了胡须的包谷棒，飞也似地回到霸王剑身边，剥掉壳，先喂它玉米心吃，后喂它吃玉米壳。大队长走过来，怒冲冲对我说，娃子，那两头牛是被霸王剑戳死的，现在我们要它偿命。我战战兢兢地望着大队长，紧紧抱着霸王剑的头，与它挨着脸。我哭了。我想对它说，霸王剑，我对不起你，我无能，你才六岁，比我大一岁，就要被人杀了。我要是能保你不死多好？可我没这能耐。你身上也有伤，可他们看不到。你干了多少活，出了多少力，流了多少汗，他们不知道。我有什么办法，我要是能在你死后把你埋在地下也好，免得他们剥你的皮，吃你的肉，熬你的油。反正，你别怪我，我实在没办法。你别这样看我，对不，我救不了你。我忘不了你，我们在山上，在河坝，在田里，在树林里，在水里，在沟里，我骑着你，按你的头，和你比劲大小。别了，我的好朋友。在我和霸王剑相互默视时，一双强有力的大手将我拦腰抱住，又是这双大手把我抛向场坝边的草垛上。我怒目朝抛我的人望去，他是我父亲。转眼间，杀猪杀牛杀羊杀红了眼的大姑夫和大家伙都叫老太的大力士一起，用粗绳将霸王剑四只腿捆住，一紧，霸王剑嗵地一声倒在地上。它不挣扎，也不叫唤。父亲这时看不下去了，从一旁的泡桐树上摘下一片叶子，盖住霸王剑的眼睛。只见姑夫舞动起他的那只两尺长的放血刀，用满是棕胡的大嘴给霸王剑头上喷去

几口水，尔后将刀向霸王剑脖子戳去。我见此猛地把头转过去，待我再回头时，眼前出现的是一股喷射几尺远的血柱。我的霸王剑就这样失掉了它的好强好斗好胜的生命。我嚎啕大哭，愤怒地跑到山上不回家。是婆和妈的呼唤声把我从山上野人洞里唤回。我没进家门，爬上桂花树，半天不下来。下午，婆拧着父亲的耳朵来到树下，说，我孙，下来，你老子给你赔不是。忘记他们叫了我多少声，我才从树顶上纵身跳下，落在几棵竹子之间，又顺竹杆回到地上。

晚上，我一个人躲在屋后扎纸船。我认真地扎，比婆当年给我爷我太扎的都要大。我用干竹做底架，用竹片做四边，用油光纸糊船身，在放松明的竹板上用火钻钻了四个眼。月亮爬向宋家山的时候，我独自一人来到河边，把灯船放在水波里，一松手，灯船流出三米开外。我回到岸边，跟随灯船往下走，一轮弯月，一群星星，几个捉鳖人，河里水在流，我在岸边走，水里有星有月有天有火，四只松明把河心照得通亮。我轻轻地说，霸王剑，我给你送灯船来了，你一定要收好，船里有包谷、黄豆、和你爱吃的青草。河风轻轻拂面，七月的月亮向我投洒下美丽无比的光华。不知走了多远，松明还在燃烧，我跟着松明走啊走啊。霸王剑，你坐着我的船灯上天去做牛郎吧。婆说，牛郎是好牛变的。

桂花树下

记忆中，我好像是在桂花树上长大的。整个童年都在院子里的桂花树上打秋千，光着肚皮，光着屁股，在秋千上荡过春天，飘过夏天，迎来秋天，送走冬天，风花雪月，一年四季，和秋千一起走过了短暂的童年。

我是怎样长大的，是从哪来的，我是啥变的，我怎么整天爱跟牛、狗、鸡斗着玩，爱在野外捕蛇、捉鸟，在烂泥田里逮黄鳝、捅泥鳅，与伙伴们打得一身泥一身臊臭，或是在河岸沙滩上与同伴甚至比我长得高得多的人摔跤，这些，在我幼小的脑瓜里，全然不知究竟。婆说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二婆说我是从石头里冒出来的。姑婆说我是从路上拣来的。姑太说我是天上下来偷食人间烟火的仙姑生的，她讲得跟真的一样。她说，有一年的七月七，晚上，天上架起了鹊桥，桥头吊下来一条彩缎，彩缎变成了天梯，从天梯上缓步走下来了一位仙姑。她薄纱着体，几尺长的披发在月光下闪闪发亮，阵阵爽风，片片白云，天上传来美妙无比的音乐，伴随仙姑走下天梯，把那双白嫩如玉般的脚踩进柔软的沙子里。她静静地注目河水及水面飘拂的柳枝条。仙姑象是渴了，只见她轻摇云步走进河水，弯腰掬水喝，柔发垂进水里，她发现水中那个姑娘比她在天上对着镜子看到的她更加妩媚、婀娜。她笑了。她走出河水，到柳树下脱去薄